

江南的上海

路明

有朋友问，上海是不是江南？想了想，倒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在许多人眼中，温婉雅致、小桥流水的古典式江南，与竞争激烈、高楼林立的都市上海格格不入。事实上，近代上海成为开埠口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依托了密集的江南水路运输网。19世纪，茶叶和丝绸是中国出口最大宗的两类商品。相较于茶叶的多口岸输出，蚕丝的出口几乎集中于上海。杭嘉湖平原的丝制品，尤其是南浔产的“辑里丝”，搭联手划船，后期是小火轮，数日可达上海。回程时，船只满载洋货及上海生产的工业品。鲁迅、周作人、茅盾、木心……无数青年学子及文人学者，乘坐客轮，往来于上海与江南腹地。一步一步，由江南的上海，而上海的江南。

改革开放后，乡镇工厂兴起。来自上海企业院校的知识分子，周六晚搭乘火车、汽车、客轮，奔赴苏南浙北，指导生产。金丝镜，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行色匆匆，是时代一景。翌日返沪，手里多了鸡鸭鱼蛋等特产。日后“苏南模式”崛起，离不开这些以赚外快为初衷的“星期日工程师”。

再往后，“东桑西移”，江南丝绸业名存实亡。而高速公路、高铁的兴起，使得水路运输退出了中心舞台。水乡小镇，因航运盛，因航运衰。其中一些，因发展滞后，保存了旧时风貌，“焉知非福”，外加种种机缘，变身凡A级景区。

南浔、乌镇、同里、周庄、朱家角……即使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古镇，在大多数游客眼中，不过是相似的粉墙黛瓦。在南浔老街，我听得一上海阿姨呼唤同伴，来看乡下人房子。更多的小镇被遗忘。镇上有终日闲坐看水的老人；有守着几代家业的店铺老板；有手艺难以传承的工匠；有出走后归来的年轻人。还有一些上海人，看中小镇闲适安逸、房价低廉，长居此地。他们的日常，构成了现实的江南。

枫桥夜泊，雪夜访戴，是遥远的掌故。直到今日，上海人的精神内核，仍有明显的江南特质——勤劳、精明、善变通、重实际。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上海与江南，无论经济、文化、抑或情感，愈加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回到开头的问题，上海当然是江南，水乡缙缙，都会繁华，是因果关系。唯有江南，方能孕育上海，成就上海；反过来，上海也反哺江南，引领江南。我这个回答，不知朋友满意否。

老人与鸟

马军

小时候，每逢节假日我经常到爷爷那边走玩。爷爷住在南市区小东门一带。退休之后，爷爷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养鸟中。他养的是芙蓉鸟，体型小，叫声清脆，从最初的四三只，后来竟发展到了有几十只之多。芙蓉鸟通常分为三个品种，一种叫“桂皮”，羽毛呈黄褐色；一种称“红鸟”，全身呈红色；还有一种是“黄鸟”，羽毛是黄色的。一般来说，成年的鸟是一鸟一笼，小鸟则可以多鸟一笼。笼子是竹制的，有圆笼，也有方笼，笼子的中部有一两根横着的细杆，供鸟儿飞跃后站立。爷爷把鸟舍建在了灶披间的一侧。

每天早上六七点，爷爷就开始打扫鸟笼。等清理完全部二十几只鸟笼后，已经要九点多钟了。这时候，可见到各个笼内，鸟儿叽叽喳喳，蹦跳个不停，有的会将头伸向食罐，啄食其中的小米。一切完后，爷爷会泡上茶，满意地站在一旁打量，直到中午时分才将鸟笼搬进屋内。一旦察觉到某只雌鸟有孕，爷爷就会把它放进一个有鸟巢的笼子里。这个鸟巢呈碗盘形，是人工用草做成的，母鸟就在其上生蛋、孵化。小鸟出壳后，爷爷有时候会亲自喂食，他用小勺盛上特制的绿色浆形食品，不断地往几只小鸟的嘴里送。后者还没有长羽毛，一个个仰起脖子，张开嘴，“叽叽”地等待着，稚嫩的模样煞是可爱！不出几个月后，小

鸟就和它们的母亲长得差不多个了，只是毛色略淡。

每逢夏天，十几只鸟笼叠加的灶披间因鸟屎会有一股腥味，此时爷爷就会点起熏香，余烟袅袅之下，空气很快就变得清新了。

爷爷身体日弱，终于养不动鸟了，再加已乔迁到浦东地区的楼房，也没有了饲养的环境，最后不得不将余下的鸟儿一送人。不再养鸟的爷爷可能是完成了上天交付的使命，他在八六岁那年安然离世。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祈祷爷爷在天堂那边，仍然和他的鸟儿在一起，始终开心快乐。



元春省亲

（中国画）戴敦邦

我曾夜闯一回海德堡大学图书馆。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去德国自由行，有友人在海德堡大学任教，邀请我去他那儿玩。海德堡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小城，海德堡大学就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小城的各条街上，整体结构与一般的大学很不相同，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却也是德国著名而又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曾涌现出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我白天游览了哲学家小道，走过了内卡河古桥，吃罢晚饭，友人又陪我在小城散步。

时值深秋，小城的夜晚显得十分安静。我俩穿街走巷，时而交谈。我聆听友人的介绍和讲述，毕竟他在此任教、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熟悉，而对我这位来自上海的客人来说，所有的介绍都是新鲜而有趣的。

忽然，前面出现了一幢大楼，黑夜中不知模样，只见灯火通明，我以为是大卖场，友人笑道：“不是，这是海德堡大学的图书馆。”走到近前，我就着玻璃门窗向里张望，阅览大厅坐满了正在夜读的学生。我凝视了一会儿，正想离开，友人却突发建议：“怎么样？要不进去看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什么证件都没有，又是外国人，怎么进得去？要不你陪我一起进。”他怂恿道：“你今晚就闯一下，试试看，我跟你后面。”

在他的鼓动下，我便硬着头皮走进了图书馆的大门。先是一个宽敞的阅览大厅，座无虚席，却又悄无声息。我轻轻走过，前面是一条甬道，我停住脚步，回头找友人，谁知他故意离我一大截，朝我努努嘴，暗示我继续前行。我只好壮着胆子，穿过甬道，前面出现了好几间阅览室，间间灯如白昼，我估计可能是各种专题阅览室，里面也都坐满了人，安静极了！我怕打扰他们，尽量减轻脚步声，悄悄地在里面迂回穿梭。却不料前面又出现了一条甬道，此时我似乎已有了经验，便大摇大摆地穿了过去。到了里面再一

望，凭着我曾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估计已到借书处了，不少学生正在排队借书，还有些学生捧着借好的书出来，看到我这个亚裔模样的外来客，无一例外地对着我莞尔，显得十分友好。我驻足片刻，觉得自己又没借书证，能逛到此处也算到头了，能看的都看了，应该打道回府了。孰料刚转身走了两步，只见友人在远处向我频频挥手，示意我继续进去。我蒙圈儿了，尴尬地愣在那儿，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而友人还在强烈地挥手示意我前行。正犹豫间，我忽然发现这里的借书处不是全封闭的，辟有好几道进出口，有几个男女学生正在自由进出。于是我就心怀不安地跟着学生走进，到了里面，哇！发现到处都是书，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一些学生正在查阅翻找。我知道进入书库了，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走进了一间又一间书库，心里时刻准备着被拦截，结果却畅通无阻。就这样，我一个来自远东的中国人，没出示任何证件，居然闯进了德国一所名牌大学图书馆的最深处。

出了图书馆，我感到十分惊讶，并好奇地问友人：“偌大的图书馆，怎么没见一个管理人员？”他说：“这里都靠自觉，我刚来就这样。再说，他们认为图书馆就是为学生服务的，所有的书都是敞开的，老师、学生一视同仁，这是他们的理念。”我又问：“书库里有些书都夹着长长的白纸条，不知何意？”他答：“这些书都是学生开来的书单要借的，工作人员找出来发了纸条，他们随时可以来取，就方便了。”

我抬头望望夜空，星辰闪烁，熠熠生辉；再回首望望图书馆，里面依然灯火通明，宛若白昼。这是我在海德堡逗留的最后一个夜晚，却使我感到满足。这个图书馆仿佛成了最后一道奇异的风景，令我慨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给我带来了诸多思考与启发。

隔水问樵夫

刘蔚

喜欢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既有田园的恬静闲逸，又有山水的宏阔壮丽。比如这首《终南山》就让人回味无穷：“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三载（741—744年），王维曾隐居于长安（今西安）附近的终南山，此诗大约是诗人隐居终南山期间的作品。全诗用夸张的手法、优雅的语言，歌咏终南山的宏伟壮美，充分体现了王维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动静结合，意境清新，宛若一幅清丽壮美的山水画。尤其是最后两句“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一下子让画面活了起来，有了人间烟火气。设想一下，诗人在终南山游览了一天，尽兴之余有点累了，于是隔着一条浅浅的河流或溪水，问迎面走来的打柴人：请问哪里有可以投宿的农家？打柴人热情地指出了方位，诗人道谢后便循路而去。

“问”大概是旅行中的一种常态，投宿、饮食、问路等等，都需要询问，不然就会遭遇障碍，给旅程添堵。唐诗中还有一首写旅行“反问”的诗篇，别有一番意趣。这就是中唐诗人元结的一首七绝：“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作者时任道州（今湖南永州道县）刺史。上一年冬，他因军事问题到长沙办事，次年二月返回道州途中，恰遇春水大发，船行受阻，诗人为了鼓励船夫逆水行舟、迎难而上，即兴作诗五首作为行船歌，此即其中第二首。这首诗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是从长沙回道州，本是逆水，又遇江水上涨，诗人却说“宜夜行”，意在努力营造乐观的氛围。湘江春夜，明月朗照，波平如镜，乐观的情绪呼之欲出。第二是后两句，“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当桨声伴着船歌的节拍，驶近平阳戍（今湖南耒阳市西南）时，突然传来高声喝问，原来是戍守的官吏询问过路者的姓名。诗情画意之夜，半路“杀”出一个“守吏”，岂不大煞风景？原来，大历年间，天下早已不是开元盛世那般太平了。春江月夜行船，遇到关卡与喝问，正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反而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才是此诗的独到之处。敢于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诗，显示了诗人独特的眼光和创新的勇气。

王维的《终南山》写于元天宝年间，因此他的山中的一问，折射出的是太平盛世清朗无忧的时代气息。元结七绝的写作背景，是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由盛转衰之后，因此诗中守吏的月夜反问，恰恰是乱世特征的反映。各种询问，包含了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是旅行者需要面对和化解的。这也是旅行所包含的丰富神秘的魅力所在，可以增添不少乐趣。

前些年，我去川西旅行。第三站是丹巴，虽然待的时间一天都不到，却留下了难忘而独特的印象。我住的县城里的那个宾馆旁边的斜拉桥嘉绒大桥大概是丹巴的地标性建筑，它的身下就是滔滔奔涌的大渡河。在丹巴的那晚，风雨大作，我冒着滂沱大雨与呼啸的山风，跑到河对岸小镇里的一家饮食店，吃了顿有一大盆鲜美无比的牦牛杂汤的晚饭。第二天一早，由于要乘早班车去泸定，我6点就起床了。整理好行装，走下宾馆大门，卷帘门还关着，前台空无一人。服务员被我叫醒，我大声问她能否开一下门，不料这位藏族服务员用一口川音悠然地告诉我：“你自己开吧，门没关。”于是，我自己拉起卷帘门，走进了晨曦降临前依然墨黑的夜色中，只有路灯亮着，引导行人前往远方。

墙里情书

红孩女

1982年是杨开慧烈士牺牲的第52个年头。那年，她的旧居被修缮，使得被她封藏在墙体中的情书终见天日。她骄傲地把心藏到离地两米高的厚墙里。杨开慧烈士是杨昌济教授的千金、毛主席的续配妻子。学生时代的毛润之很骄傲。他和蔡和森（杨昌济教授起另一得意门生），蔡畅一起骄傲地结盟发誓：“为了革命，永不结婚！”最后，蔡和森“败”给了向警予，蔡畅“输”给李富春，毛润之大笔一挥，写下《虞美人》向杨开慧妥协。1920年1月，杨昌济教授病逝于北京，临终前曾致信向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他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富养自己

邓倩倩

业界享有口碑的老师示范着节奏，即兴演奏，为我们打造着通往音乐与治愈世界的宇宙飞船。狂放不羁的卷发披散在他肩上，略微哀伤的曲调行云流水地从他掌心中流出，隐藏着随风云变化的往事。课后，我刷到同班同学的小红书，网名叫“大甜漫漫游”，她把上课视频上传到小红书上，在点赞与评论中让文化的脉搏散发新鲜的活力，“手碟老师大型炫技现场！今天老师教了手碟的若干演奏技巧：slap、颤音、泛音、制音、闪音等等，很多手法都没见过，特别神奇！”

在口口相传与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夜校潜移默化地攫走被短视频和手游捆绑的注意力，集学习、社交与情绪价值于一身，难怪有网友高声疾呼“建议全国推广夜校”。从井喷式的热烈欢

十日谈

生活不会辜负一个一直在努力的人。

我爱上夜校

责编：沈琦华